

陈思和文集

营造精神之塔

陈思和文集

陈思和文集

营造精神之塔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营造精神之塔 / 陈思和著. —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8. 1

ISBN 978 - 7 - 218 - 12076 - 8

I. ①营… II. ①陈…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33080 号

YINGZAO JINGSHEN ZHI TA

营 造 精 神 之 塔

陈思和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肖风华

策 划: 肖风华 向继东

责任编辑: 向路安 季 东

封面设计: 张力平 陈小丹

责任技编: 周 杰 吴彦斌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 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 真: (020) 83780199

网 址: <http://www.gdpph.com>

印 刷: 珠海市鹏腾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印 张: 33 字 数: 475 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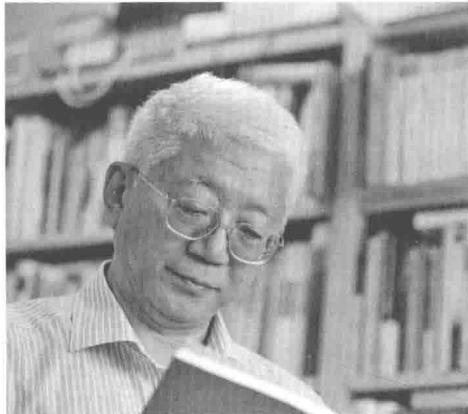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9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5240



陈思和 1954 年出生于上海。祖籍广东番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教学名师。历任复旦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中文系系主任，现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校务委员，校学术委员会、校学位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学会副会长、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文艺学学会副会长，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著有《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人格的发展——巴金传》《新文学传统与当代立场》《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主编）等，主编“火凤凰文库”“火凤凰新批评文丛”“逼近世纪末小说选”等，另有编年体文集十多种。

自序

《文集》第二卷收录1990年代的文艺批评，在时间上与第一卷的文章有部分重复交错。我之所以把一部分文章（主要是关于人文精神寻思和关于新写实小说的批评）编在第一卷，是为了让内容有相对的完整性。第二卷的内容更加偏重我的文学实践。1990年代市场经济大潮席卷中国大地，知识分子的人文状态暴露出许多原先被遮蔽在计划经济下的弊病。作为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经过了“重写文学史”和“人文精神寻思”两次讨论以后，我渐渐清楚了自己所处的时代环境和新文化传统承传的责任，那段时间里我一直在探索知识分子民间岗位在社会转型中的可能与范围。《文集》没有编入我在教育、出版等领域的活动记录，只是集中在文学研究领域的探索。我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与当下文学批评结合起来，在文学史研究领域提出了战争文化心理、民间文化形态、无名文化状态、潜在写作、世界性因素等文学史理论概念，可以说是“重写文学史”的继续和实践。这些主要理论成果我编入了《文集》第六卷，但是每一个理论概念被提出来讨论之前或之后，我在当下文学创作的批评实践和文本解读里已经尝试性地运用了这些新的理论概念。我把这一类评论文章收录于本卷的第一辑和第二辑。

第一辑主要内容是我为《逼近世纪末小说选》写的一系列序文。1990年代，“逼近世纪末”成为文化上的一个热门话题。上海文艺出版社约我和几位青年朋友一起主编一个系列选本：每年编一本小说选，一直编到世纪末，以此为线索来寻找文学（主要是小说）变化的脉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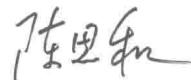
为此，我在每一卷《逼近世纪末小说选》前面都写一篇长序来分析文学创作态势，这样坚持了好几年，有些理论概念（如“民间”、“无名”等）都是在这些序文论述里逐渐形成的。第二辑是具体作家作品的讨论，也涉及我的理论探索，如对赵本夫作品的分析里，我起先用“准文化”的概念来解读，后来在对刘玉堂和张炜作品的分析中，就形成了“民间”的概念。我常常说，作为一个评论家，我是在与同时代作家的创作对话中，慢慢地成熟起来的。

第三辑我收录了部分台湾文学的评论。之前，颜敏编过一部《行思集——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论稿》，由花城出版社2014年出版，收录了我关于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文章，不仅内容齐全而且有资料价值。所以我编文集，没有编录这部分内容，只选了若干篇论文（不计发表时间），表示我对这个领域的关注。

第四辑收录我对影视戏剧等艺术领域的评论。主要是影评和剧评，大多是比较短小的文章，配合作品上演及时发表在报刊上。我与影评的因缘起于上海《青年报》，1982年我的同班同学汪乐春分配在《青年报》当编辑，分管文艺类版面，在他的催促下我随机写作了一些电影评论，当然是我以为比较好的作品。文章虽短，我还是努力寻找作品中的艺术美感。后来，我参加梅朵先生主持的上海电影评论家协会，那时候看电影不像现在这么容易，上海电影资料馆每年冬天有一个被称为“冬令进补”的活动，集中上海的电影界人士观摩一批国外的优秀电影，还要组织讨论。电影评论家协会也参加了这个活动，那是我与电影的关系最为密切的时期。进而我又参与了上海举办的各种戏剧观摩活动，有些评论文章是观摩后在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成文发表，也有的是我自己写的观后感。这些影评剧评，我比较忽视，很多都没有收入编年体文集，以致这次编辑中费了不少功夫去寻找和抄录，因此我对这一辑文章有点偏爱。电影和戏剧不像文学作品，文学作品因为有文字保留可以经常被人阅读，影视和戏剧往往在演出时轰动一时，过后就无人问津，唯有一些辉煌的形象闪烁在人们的印象中。所以艺术评论尤其显得重要，它通过文字能够保留住影视戏剧演出过程中给人的片刻印象，以及曾经

产生的艺术效应。这对于后人来说，也许是赖以参考的重要文献资料。

最后我想说明一下第一、二卷文章的版本。我从1988年龙年起，计划编辑一套编年体文集，逐年按照生肖来取名编辑，先后出版《笔走龙蛇》《马蹄声声碎》《羊骚与猴骚》《鸡鸣风雨》《犬耕集》《豕突集》《写在子夜》《牛后文录》和《谈虎谈兔》九本。现在编第一、二卷《文集》，基本上是依据了以上的各册版本，这些文章从初刊到收入编年体文集，都是经过修改的，这次又经过编辑者的认真校对和修订。凡是沒有收录于以上九本文集的文章，均按照初刊于刊物的版本，但也经过编辑者的修订，并在文章后都注明发表的刊物和时间。



2017年3月31日于鱼焦了斋



目录

第一辑 · 逼近世纪末

- 002 跨越世纪之门
——《逼近世纪末小说选（卷一，1990—1993）》序
- 010 变化中的叙事与不变的立场
——《逼近世纪末小说选（卷二，1994）》序
- 024 碎片中的世界与碎片中的历史
——《逼近世纪末小说选（卷三，1995）》序
- 044 个人经验下的文学与所谓“冲击波”
——《逼近世纪末小说选（卷四，1996）》序
- 060 多元格局下的小说文体实验
——《逼近世纪末小说选（卷五，1997）》序一
- 071 “何谓好小说”的几个标准
——《逼近世纪末小说选（卷五，1997）》序二
- 084 现代都市社会的“欲望”文本
- 096 面对逼近世纪末的中国文学
——答《读书人报》记者问
- 099 研究1990年代文学的几个概念的说明
- 109 试论1990年代文学的无名特征及其当代性

第二辑 · 批评与阐释

- 120 关于乌托邦语言的一点随想
——致郜元宝谈王蒙小说的特色
- 137 又见陈奂生
——致高晓声
- 144 民间的温馨
——刘玉堂的“沂蒙山系列”
- 151 还原民间：谈张炜《九月寓言》
- 159 良知催逼下的声音
——关于张炜的两部长篇小说
- 173 致尤凤伟：历史的另一种写法
- 181 营造精神之塔
——论王安忆 1990 年代初的小说创作
- 199 试论《长恨歌》中王琦瑶的意义
- 207 《马桥词典》：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性因素之一例
- 221 人性透视下的东方伦理
——读严歌苓的两部长篇小说
- 233 从“会哭的树”谈起
——关于《少女小渔》
- 235 林白论
- 246 附录：从一位女作家的遭遇谈起

第三辑 · 隔海评论

- 252 但开风气不为师
——试论台湾新世代小说
- 272 创意与可读性
——试论台湾当代科幻小说

- 290 海底事，说不尽
——论台湾 1990 年代文学中的海洋题材创作
- 313 凤凰·鳄鱼·吸血鬼
——台湾文学创作中的几个同性恋意象
- 337 现代性焦虑下的台湾短篇小说
- 347 多重叠影下的深度象征
——试析苏伟贞小说创作中的三个文本
- 369 试论陈映真的创作与五四新文学传统
- 400 论林耀德的创作
- 412 洪凌文字的魔力
- 417 庙堂·江湖·知识分子
——读张大春《城邦暴力团》
- 424 现代社会与读物
——致程乃珊，兼谈梁凤仪的作品

第四辑 · 文艺短评

- 434 节奏与美感
- 436 “剃头买褂”和“拾烟头”
——谈《骆驼祥子》编导艺术
- 438 “叮咚叮咚”的美
- 440 影评人奖和《红西服》
- 444 为维纳斯添加双臂
——《红楼梦》电视剧结尾得失谈
- 447 从小说到屏幕
——致黄蜀芹谈电视剧《围城》
- 450 《围城》的寓象
——评析电视剧《围城》的两个细节

- 454 说说鲍小姐
- 457 《渴望》的文化原型
- 461 《霸王别姬》与民间社会
- 464 奥斯维辛之后的诗
- 469 用人体组合成的民族精魂
——云门舞剧团在上海的演出
- 473 舞台下的外行话
- 477 艺术生命在民间
- 480 天道与人道
——《商鞅》带给我们的启示
- 482 观剧短语
- 487 老戏重看意味浓
——观话剧《大马戏团》
- 489 新版沪剧《家》观后
- 492 《贞观盛事》的魅力
- 495 要有一颗敢于抗衡的心
——与唐明生谈入世后中国电影的发展
- 507 附录：杂忆《逼近世纪末小说选》
——陈思和老师的几封信，我还记得的一点事(张新颖)



第一辑 · 逼近世纪末



跨越世纪之门

——《逼近世纪末小说选（卷一，1990—1993）》^① 序

中国当代小说的各种选本，已经多得数不胜数，但真正在我的印象里留下根的，不是那些“全编式”或“大系式”的多卷本选本，也不是那些打了什么主义旗号的流派选，倒是几个朋友凭个人兴趣爱好而编的作品选，如程德培、吴亮编的《探索小说选》，李陀、冯骥才编的《当代短篇小说43篇》，（还记得有一本由许多名作家组成编委的《1985小说在中国》，自然也是值得留存的选本，但终因参加编委的人太杂，入选作品又受到作家本人的偏好所局限，内容上打了些折扣）。至于那些多卷的十全大补类选本，我也翻阅过几种，但又都忘了，加上现在书价昂贵，看到这类书只能是敬而远之。这种图书消费趣味的变化是新近才生的。过去跑书店，一般有两类书是非要买不可的，一类是为了研究工作，一类纯粹是出于阅读兴趣；前面一种书要求品种齐全，尽量多地占有研究资料，所以一些作家的文集全集和作品大全等类书，都是照买不误；后面一种书就比较挑剔些，因为是无功利的，也就要细细盘算，不是非常喜欢的不会掏腰包。但直到书房四壁真正砌起一道书的墙时，才发现有许多为研究而买的书不但占了大片面积，而且利用率非

^① 《逼近世纪末小说选》是一套编年体系系列小说选，1990—1993年为第一卷，以后每年编一卷，原计划编到2000年，共8卷（实际上只出版了5卷），由张新颖、李振声、郜元宝和笔者共同编选，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每卷都有笔者写的长篇序言，均收入本辑。

常之低，除了教书写作用过一两次外，一般不会再去翻看；倒是那些自己爱好的书，才会一再翻阅，时时抚摩，成了真正的精神伴侣。这些体会虽是关涉图书消费，也影响我对文学作品选本的认识。过去总认为世界是可以通过书写来表现的，一部中国历史也就藏在二十四史中间，阅读了史书也就阅读了历史，即是“万物皆备于我”了，所以对百科全书式的图书特别迷信。那些十全大补类选本的编辑大约也正是出于这样的动机，以为通过一部丛书能够“完整”“客观”“全面”地反映出一个时代，以为由此便可以使有些东西变得不朽。但现在的读书风气变了，至于书写能否真的把历史或时代的伟大真实地保留下来，还是另外一个问题，现在首先要怀疑的是，作为个人我为什么需要去完整地、客观地、全面地保留一个时代或者历史？这些工作本该由国家图书馆资料库来做（至于现在经费日绌的图书馆能不能做这些事又当别论），我只关心这个时代或者这段历史曾经使我激动使我怀念、并于今天的我仍然有意义的事情，我希望回味它们、保留它们，是因为其中有我的生命投入，我曾经在这儿留下过不可索回的自己，我才会格外地珍惜它们。因此，对编选历史性或者时下性的某些文本来说，根本的意义似乎在于使自己获得再造一次生命的机会，从而也是对自己曾经消失了的生命的再一次挽留。

这种挽留通常是既不明智也不成功，因为我明明知道编者所寄予选本的最初动机是徒劳的。譬如说，当我们选入一篇作品的时候，总是以肯定的形式保留了对它的最初阅读经验，但是当这部作品在不同的时间里以选本的面目再现时，它所能给人们带来的意义显然已经不再是我当初选它的原义了，我本来的生命投入已经徒有虚名，我曾经为之久久激动过的作品在许多后来的理论家的阐释里会变得面目全非，但我同样也无法证明，究竟是谁更加远离了文本。持着这种悲观态度来编选这个时代的作品，我想其意义只能是极其个人性质的，也就是说，越是个人化的选本也就越可能保留下一些值得自己回味的内容，我不能指望读者赞扬通过一个选本即可了解时代或历史的真实，也不指望读者在一个选本中能够体会编选者的春秋大义，但如果能有人在一个选本中获得某些阅

读快感，承认这些作品在一个时期里达到了尽可能的完美，这已经是对编选者莫大的安慰，因为在这些快感和欣赏里肯定寄存了编选者对这一时期文学艺术的某些价值判断。当选本的个人性越强烈的时候，这种读者与编者的亲近也会相应地越真实。——绕了这么个圈子再来说我对选本的看法，读者也许会明白我为什么一开始就提倡个人化的文学作品选本，如前面所举的几种当代小说选本，它们几乎无例外地显示了这样的特色。

当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进入 1990 年代以后，这样的特色就越来越变得需要了。长期以来由于文学工作者习惯于扮演历史教员的角色，文学的选本也常常被所谓的“为时代保留真实面貌”的理想所鼓舞，无论是着眼于时代的真实性还是流派的多样性，都没有摆脱一个潜在的意图：即寻求时代对文学发出的某种统一性的召唤。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的选本可以追溯到 1930 年代良友图书公司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与后来的文学选本相比，这是一部意识形态比较淡薄，而选取标准又比较客观的选本，编选者都是新文学运动的当事者，他们结合自身的文学经验而写的编选导论，含有现代文学史雏形的意义。但正是这一特点被后来者保留下来，使后来的文学选本多少都含有教科书的性质，作为文学史的补充教材。在政治一元化的体制下，教科书本身就是政治权力的产物，它以权力的形式来规定文学功能和教育要求。文学史研究一旦被纳入了教科书体系，它不能不以所谓的时代精神来修正学科研究所必备的科学精神和自由精神。文学作品选本既属教科书体系中的一环，它不可避免地承担了这一功能。文学研究者总是用各种政治术语加于文学史的本来形态之上，重重叠叠的概念布满在读者与文本之间，读者透过这些政治概念去窥探文学堂奥，疑虑重重又不得不接受。而各种各样的文学选本，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起到帮助这些政治概念遮蔽文学真相的作用。这里仅举一例：五四新文学运动本来并无所谓主流支流之分，但到了后来的文学选本里，就剩了革命的左翼的文学为主流，而其他什么阶级什么派的作家作品能够选入倒成了一种宽大，至于未蒙宽大的也就被流放到遗忘的黑洞里去了。这样一种以教科书的霸权形式出现的文学选

本在近年虽然少见了，但其变相的形态依然存在，我们曾经有过不知沈从文、徐志摩为何人的愚昧时代，在今天是否还有因为某种原因而存在故意遗忘的教科书选本呢？我想这是不言而喻的。现在更为流行的是民间的选本，既属民间，就不能不与它在社会上的生存发生关系，在这里不难看到权力的另一种存在形式，一些商业广告式的编选方式也应运而生。且不说这些学术以外的东西，我这里只说一个与学术有关的流行编选标准：思潮流派的分类法。从表面上看，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多元多样，“文革”后的文学研究工作者为了冲破政治标准上的种种禁锢，用心良苦地拼凑了许多流派，在流派与流派之间似乎实行了平等原则，这对于挽回许多失落的记忆自然是功不可没，但人们却疏忽了所谓的“流派”本身仍然是一种对文学史的粗暴分割，它最终对文学史形成的威胁依然是遮蔽了文学真相。譬如有人在划分1930年代文学时照顾了京派海派之说（其实京派海派并非是流派，这且不说），这对原先只知有“左联”不知有京派的选本来说固然是一大进步，但如果只照顾到京派海派两派，那么还有许多不在两派之列的作家作品都变得不伦不类。这种现象到“文革”后的文学史研究中变得更加极端，五四新文学史虽以流派相分割显得粗暴了一些，但终究还是一个时代并存着多元的思潮流派，到了“文革”后，文学研究者却把文学的思潮流派简化到时代精神传声筒的地步，所谓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等等，都成了时间上相交替的符号，成为当代文学教科书编写的捷径。如1978—1979年间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本来是同时产生的文学现象，它们之间当然有所区别，最大的区别是年龄层次不同的两代作家对历史、特别是对“文革”灾难的不同思考点。但不久随着“反思文学”作家们顺利进入政治文化的中心，获得了解释文学史的话语权力，反思文学就成了纠正伤痕文学偏颇的一种主流，并且取得了文学史上的正宗地位。如果以这样的观点来编选那一段文学史的选本，其遮蔽程度并不亚于1930年代的左翼文艺正宗说。当然，我这么说并非指责以上的选本，只是想借这些影响较大也较流行的文学选本的编选标准，证明通过作品选本来反映时代精神和文学真实的观念

之靠不住，正如文学的写作无法绝对真实一样，对文学选本的真实性的强调也只能导致某种意志更虚伪的制约。

既然我在主编这套小说年度选之先已经放弃了对时代性、真实性的追求，那就不如明确声明，在这部选本里我只想和我的朋友探索一个使我们感兴趣的问题：二十世纪末中国小说的多种可能性是否存在？这项工作，我和我的朋友们已经有了近一年时间的努力，其动机，也就是我在以往的一次沙龙讨论中所说的开场白：“继二十世纪初现代小说打破了传统程式以后，世纪末小说所具有的‘各式各样’特点同样也打破了现代小说自身的程式化，使小说的生命力在文学与社会之间的无数次魔方式的演变中经受住了考验。即使在今天文学前景变得十分暧昧的时候，关于它的诸种可能性依然能够使人产生议论的兴趣……在当今小说成了文学与人生关系的一种象征的时候，作这样的讨论其意义可能已经超过了对小说本身的作用。”我们最初把讨论的兴趣放在那些在近年创作中出现新的价值取向的作家身上，观察他们面对越来越临近的世纪末所表现的特殊情绪及其艺术追求。在讨论中我们发现，虽然像这样执着的艺术追求在当今文学领域纯属凤毛麟角，但又确实传达出某种普遍的知识分子情绪，我冒昧地称之为世纪末情结。进入了1990年代的中国读者，不难体会这世纪末并非仅仅是一个时间上的概念，它包含了一种人们思考问题和理解问题的维度。这种文化征象的出现与世纪末的倒计时状态或许是个巧合，就如十九世纪末给欧洲人带来乐极生悲的精神危机和爱因斯坦、弗洛伊德、罗曼·罗兰等一代新世纪伟人的诞生一样，二十世纪的尾声在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上的迫近感远比物理性时间的到来强烈得多：世纪回眸的悲怆和当下况景的沮丧所构成的尖锐冲突把人的精神无情地逼向一座绝壁，随之而起的是轰然爆发如焰火绽开，呈现出千姿百态的精神现象；绝望颓伤中的百无聊赖与脱胎换骨后的生存智慧，不过是这座精神万象世界的流行物，而在传统意识形态所构成的理性精神失落之后，真正的知识分子依然一往无前地探寻新的安身立命原则。当下文化界由此而起的种种话题，正应和了这种多元追求的知识分子文化现象，小说的多种可能性不过是这万象世界中的一部分，探索它